

再 碎 一 回

父 仲

「『碎嘴子』發表以後，反響如何？」
——在中副發表作品，等於寫家信，反覆總是有的。可以說，這是中副的特色。

爲什麼有這種情形呢？

——中副的讀者水準高，能讀又能寫，一有意見便很快提出來了；這裏又有一中副小販」，歡迎大家發意見！十幾年過去了，大家都習慣了，寫信到這裏來，已經極其平常。

——對「碎嘴子」，他們有高見！

誠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見文先生談述筆記中一個念頭的故事，廣善即稱之爲佛家的修心法。以念佛誦經，聽者是覺者本身而非佛，是在心的擴大，達心不亂的境界。他是內行人在說內話，是對的；至於開玩笑，是外行人對佛家修行修德不容情的嘲諷笑話！」却是寬仁的。如求在上，我沒有那種意見！」

不是認真嗎？我不是藉此機會表白一下，何必認真呢？

我已經多年不高調刺之文了。我的學生可以作證，上第一課，講第一句話，我就提醒他們：「不得傷傷害害他人的第一篇」。如今就使我們會，想來工夫沒有不到，惟有反省才是。

——還有其他的反應嗎？

——有的在電話裏埋怨，說我把老年人的嘴舌經了，出文取材，中外古今都有，是長期觀察、體會，拙見，此外，也許多人都可能沾染一點吧。嘴碎與嘴存存在的現象，而人眼裏有一點心裏有，無意道破，即多言者心，而人可以鑒證。

其實，嘴碎並非老年人的專利，大凡思路不清晰，抓不住要領的，如博士賣貨，契約有了幾張紙，抓不住提到櫃臺上，同事黃慧之掛牌回去變換的，翻來覆去，都是那套話，乃因生活缺乏新鮮感。老舍曾以嘴碎力辯生活苦，由絢麗變淒涼，而不平淡的生活。說話都是老生常談，是以前幾十年所未知未見的却又爲生生活的根本所在，故一再言之，自於的却又不自覺，難怪不能平授，每個人都知道都是老生長一回，還是不能停授。我們都活著，同都是他，我們都要受，到了那時，誰敢罵嘴碎，可得也！

你對反響的態度如何？

我們非但沒有，有的教訓了我，有的鼓勵了我，使我常照鏡子，看見我自己短處。我感謝誰？

人，都愛看別人，也愛給別人看。這個世界，你說我是我看你，你看我，我愛你，你愛我，因此，人都得按別人看的準繩；說得具體一點，人都要修飾頭面，端正衣衫——即俗所謂「打扮」。

人之所以要打扮，是爲了給別人看，絕不是給自己看。固然有些人——大抵以女性較多——偶爾爲己打扮，那是在沒有別人看她的時候不得已而爲之；絕不是她打扮的目的；一旦有旁人欣賞美，美光射到她的身上，她立刻運用面來吸引目光，自覺自覺地打扮了。如果世界成了荒島，荒島上只剩下兩位男士，相對而坐，也提不起勁來，索性來梳頭、修面、打領帶；如果美光射到她的荒島上，她立刻運用面來吸引目光，自覺自覺地打扮了。

世界上剩下一位女士，雖然沒有會比世界上最著名化粧品店所賣的化妝品還美，然而偶然成了墮落，在荒島上剩下一位女士，縱然沒有會比世界上最著名化粧品店所賣的化妝品還美，然而直比對生輝，那時候，他要打扮給誰看呢？給荒山看？給草山看？還是給飛鳥看？那時候，他生活在那個荒島上，還不是爲了看！就因爲我們不是獨自生活在荒島，我們共同生活在熙熙攘攘的文明社會，生活在對面，還是看的了罷！

一對對面的眸子都在打量別人的社會，我們不能不打扮自己。任何人在那裏也不例外，人所共聞，「女爲悅己者容」，如果打扮得法，也能平添幾分「美濃濃的眼光集中在你的身上」。

[illegible]

舊的，有誰能不偏愛故鄉明月呢？

印象裏外公家門月的儀式規模，細一點如全堂公親們的一番話語，多多少少鮮活在我已渺茫的童年記憶。數拜月完家鄉人過中秋的習俗之一了。所說敬謝如神在，拜月也是同樣的八仙桌上擺上應時的秋日水果，石榴、柿子和蓮藕。石榴要選裂開笑笑的，榴子粒粒晶瑩飽滿，惹得人垂涎。那粒也要熟透了的人，只有那脆麗的紅，也能動人的食指！還帶嫩芽的，藏在潔白的香小香小兩頭微喜的團圓餅，頭髮是依例的，早秋節的早晨，頭髮是依例的，早點。當然這城的，爲什麼中秋要吃手圓滿？我爲難得，獨特地到父親的小號家拜訪時，姨太太又不復憶起那些漂流的往事。我想家鄉另一習俗是，習習成自然，必食蜜棗、椰子露，自古如此。

相傳着，又何必非追根問底不可？大團圓和賀禧這今日臺獨打品中的特色。那類如今日臺灣討喜喜的團圓餅，是怎麼團圓討吉

說起來頗感榮幸，我和你一輩上，成長與樂山中段的一段。民國四十年，當我們十六歲，他兵困於四川，數月，我做了匪十萬，一八零師被敵國小匪兵包圍在成都一文工時，我的胸前掛着女工文工隊的玉手標記（一九四四年）就是就在那年（一九四四年）的春三月裏，我跨身在成渝公路的行列裏，乘搭民志願軍，去東城邊上的鴨橋，路過了長安更紅的鴨橋，那就是一戰，那時他也已經了，料想是你川縣也罷了（援抗援朝），這驚驚

致意

范中校 華聲

中文系裏的學生在大學裏往往幹的一種特殊的典型。這種典型反映在他們身上，是老成、穩重、儒雅；反映在他們的方面，則是成了「養蠶、種蔗、醃臘」。後來，後者的成分又常常多於前者的問題。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現在是在我們必須設法活潑起來過老邁的生活，這些辦法，這個轉業，使它老成而不再衰朽，使車而不呆滯，儒雅而不酸腐；去掉些舊氣，加進些新氣，使它不陳厚的傳統氣氛中，也有奮進開闊的氣象。

也許因為中文系是我國教育史上歷史最悠久的一門系」，所以常常受不了「師承」和「門戶」有著特別的癖好。就文人相與」的傳統思想在這系裏也就因此而特別鮮明：研究「先秦兩漢」的看不起魏晉南北朝的文人，而魏晉的却又看不起上非文字輩們的，點了幾首詩文，就覺得大字都不識字，會作兩三句，還嫌字又以為天下間同輩在此了。這道理，因此，我認爲中文系的師生必須要在容忍自己上頭，中文系以打鐵鑄門戶派別之見，我認爲是必須要有的。

在街弁來說，未免太「會的天之驕子」——演藝人員來說，更可惜的是他（她）們爲給人利攬的「外皮密集

是動靜的找不着，而是公諸天下的不是獨佔傳佈。是雖然我不同意你說話的話，但是我充死要麼爲你爭說這話的確性。

中文系的學生跟其他學系的比較起來，是屬於比較「自足」而「排外」的類型。他們除了念本系該念的東西以外，對於其他的學科，大都以此類推。不過，少再另外作他的試探。這種不遇外事課的惡化，大致可以歸納爲兩類：

一是不屑以爲這一類學生是以爲中文系所學的東西——所謂「天人之際」，一無所包，也無從外求；二就是「一無所知」，也就無從外求。

這兩者，又深信「接近而求遠，苟失其地則己所能學能有信心，原是理所當然。但是，如果因爲過份的信目信而導致自卑，第二類是「不求其受其害」。這類學生太多有照本宣科的「冷門」的系，他們對於自己的學府簡直「羞於啓齒」的一步。既

然已自認是如此的不知人，當然也就不敢自詡爲知如此的人。於是他們請示了我不得而知這兩種態度的一些病態。中文系不但是語系之一，而且特別好，用不特別驕傲。在這個系裏用不著這道，生活上和求知上所應有的積極性、進取性、和冒險精神。

中文系生在治學方法上，似乎換了太多可以攝影印機和卡片做的工作。換了

白而芝麻，船一疊起來，放開使用時，只要抓住，什麼就中秋了。一年一度魔

100

氣，還得算爲饒銀館的美籍師傅。你打扮好了，以免半面客觀的還容時被你的獐頭鼠目嚇得倒地不起來。不是嗎？我們一生都在爲給別人看而打扮？

爲了給別人看，每個人都該有事可看，但是不見得打扮好就有事可看。這就牽涉到人的美醜問題。人看女性，越不免有誤，而有誤，有不美麗的自棄之妻。打扮起來是「天生麗質難自棄」，打扮起人是「事半功倍」，很容易成爲萬人稱目的對象。不羨不惱的中人之姿。

「却說王嫺昨夜得店中，把粉粧一白，喚出馬車，自東而去，到他店中，見那馬車，自己執筆趕速，不覺蹣跚，青背騎，那黑虎飛龍，恰天而去，接得那霸王公孫。思想此為不能。」

大驚，恰好那天，又馬路身穿白衣，三鞭送進他的客人到來，又馬路身穿白衣，王嫺到店裏的人來到，就留在店中作伴，一日三鞭，殷勤供給。」

這裏要稍稍解釋一番「王嫺」的蠟字，在這入眼中，譯解來易生年老」的感覺。根據前人著作中的解釋：「北方的蠟字，即如南方的嬌字一般。」但我想這個「嬌」字，是指

「歇斯則」，常出的描寫爲，釣飲對象，獨有優，一六

代價，等等等。

二、
現起「上
在帳面上打定
一個，折百幾
能值，等等等。
店？」開別是糕餅

小白臉，讀者腦中便會浮上馬路的一種油頭粉臉、專門耍上了女人的葉秀芳，又越發誘發了這兒的女兒玉秀，最後爲大娘設計飲水。這且不去說它，奇怪的一點是：這在十七世紀三〇年代的故事，其稿首首都是上海小白的臉，有非他們一半是唱文經人，有非於這典型的年輕人的。無以當真？家嫌太太爲主。下七年肺的警世通言中，也

便依你罷了。」

其實不然。這個看似諷憲的上海人，在開酒店的主人中，吳上一年，馬上了主人的葉秀芳，又越發誘發了這兒的女兒玉秀，最後爲大娘設計飲水。這且不去說它，奇怪的一點是：這在十七世紀三〇年代的故事，其稿首首都是上海小白的臉，有非他們一半是唱文經人，有非於這典型的年輕人的。無以當真？家嫌太太爲主。下七年肺的警世通言中，也

也就是一八四四年鴉片戰爭），向十五年，董小以算是「上海小白

紛紛擲彈，都來城中逃難。見賊村百姓，人放火，官軍不能禁禦。惶恐至近，就將刀城寨，再作區處。又走了兩個時辰，約離城三里之地，忽聽得賊聲震地，後面已趕得數千騎來，却是破寨來了，衆人先戰便回，奔跑不動。

描寫鄉寨雖打，步步爲營，真是一般抗日小敵中，不容易得見的好文章。楊八老一逃到一座林子里，向刺斜裏便走。

所怕，只是這隻女娃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倒是老弱，便加救苦；若是強壯的，就拖來剝頭鬚髮，抹上油漆，假充漢子，每遇巡邏，便拖他過去當頭陣之流。

元朗的後援，想來不過是海盜之流，所以在馮夢龍筆下，顯得亦有一道，頗有情致到了二十世紀，日本「皇軍」「國家化」以後，一個個變成森徑擁擠的貪獸，高夢龍如果活在抗戰初期的中國，筆尖不知又該怎樣撻括了呢。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廿二日加州柏克萊

日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重獲了自由。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一二·三」自由日，一萬四千個證人。三件過去，我們一萬四千個伙伴都在聖安樂堂，享受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今，我已成家，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范中校，你都是同受過共匪奴役的人，唯唯身軀歷歷過，才能更深刻的瞭解到統制下的恐怖、殘忍、飢餓，沒有人權。唯有在匪區生活，才能更感覺自由在匪區的自由是多麼的真實。

愛國坡 **陳富多譯**

毛姆曾說：『認為他以藉著患處而達到新奇和獨創的境地。他錯。要獲得新奇的唯一方法是不斷地改變自己。』

擴大，加強你自己的個性。

柳媚娘果然已住在琉璃堡的大門外面等候，她雖是女流之輩，但毒花的倩語，一向是一言如山。

晚霞如火，染紅了西天。

王傑不知何時，緊蹙柳媚娘之後出現。他們本來是望上出沒無常的怪物。

馬廐里冷冷的望了王傑一眼，沒有多問。

對妙手高空、鬼刀馬廐而言，這等快意來去的手法，已經引不起他們的驚奇。

琉璃堡的大門，忽然大開，而馬廐等距離大門還有三四丈的距離。

那說明了，琉璃堡內，一直有人在監視。

「高空」。

「王傑」。

「柳媚」。

三人也各自喊上了姓名。

王傑右手捋鬚一笑，道：「鬼刀、妙手、暗箭、毒花，四位高貴聯袂臨駕琉璃堡，真是蓬蓬生輝。」

馬廐道：「不用客氣，咱們四個人在江湖的聲譽都太好，趕大快活請咱們各客琉璃堡，難道不怕傷害到你的清譽麼？」

（三）

[illegible]

「你明說吧！」

「這不必明說，男子之道，丈夫之事，你還能夠叫人明說？」

「你就是要說這個？」

「不，要緊的，還是說你，也是說我。」

「你沒有什麼瓜葛？」

「等案子了結，我們毫無瓜葛可言。如

如果不變，你對得起你自己？」

「如果變她，你對得起她？」

而所

同陸

的目的

的祝

怖，

要安

定要

眼看

對臺

第一 章

他們四個人，齊

着他們的行動

玉驕抬頭望，那矗立在數十丈外，用紅

磚砌成的高樓一眼。

活下面，仔細聽出小泉細細

的語溜，逐漸可聞。

二十年為鷹為犬，今天才知道，自己久

在別人籠物之中。

咔嚓一聲，不知不覺把手裏的酒杯捏碎

了。

玉娘走過來，手上捧着另一杯酒，「還

是放不下的嗎？」

他怔怔無語。接着她的酒。

「人世間，千門萬戶，不殺人也難過得

（五七）

「十年夙願，我已經懷透了床第之事。」

「說來罷。」王廷彪冷然如故。

「你聽我說，你還是說你自己。」

「王廷彪——」

他聽得一震。

「你以為你還能有什麼？」

「玉娘，你弄錯了。我有一身擔子。」

她指着懷裏，「你低下頭來看，那也不是你跳過的？」

他一時不知如何作答，慢慢走過去，推開簾窗一望，他恍然大悟。

板石巷他的宅院，就在簾

白屋

緣起緣滅

「你還要娶小蝶嗎？」他霍然起立，簾子也弄掉了。

「你要說的，跟這個很相干吧！」

「你說出來吧！」

「這些都不與你相干。」

「這些說說的，跟這個很相干。」

玉娘直直望他：「我是說趙家那條小蝶。」

「誰跟你说說的？」

「是不是？」

「為了勇氣，沒沒。」

各異：「我參」

「這才把伙攢到上掛的燈罩，丟在門邊」，接着熱辣的往牆上一擲——口唾沫正好壓個正着。」噯！」一聲驚慌，火頭緊了。『笑面虎』問了約半鐘，無非都是個久磨、工作單位等，他邊間邊記，最後說：

「『你來說什麼？』

我依命散了，順手又把發燙的手巾、牙刷、剃鬚刀拿出來，準備這兩天好好用一用，小劉整了一陣身，從牆上翻到地上，一把奪過我的剃鬚刀，暴跳如雷。

③

「你要說什麼？」

我依命散了，順手又把發燙的手巾、牙刷、剃鬚刀拿出來，準備這兩天好好用一用，小劉整了一陣身，從牆上翻到地上，一把奪過我的剃鬚刀，暴跳如雷。

③

「你要說什麼？」

[illegible]

「今天先談到這兒，回去後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沒有出入，我們就放你走。」
我忙問：「快不快？」
「快！也不過三兩天，最多一個星期。」
這幾天我要時先住在這兒了。」
我聽就馬上，站起來冲着老頭大聲質問：
「沒有道理，我犯什麼法了，你們拘留我？」
「不是拘留，是審查，我們對你有懷疑，要嚴辦一下，難道不可以嗎？」
「我無可奈何，公安局要審查我，你，有什麼權力不讓呢？」